

铁凝

JIU YUAN CONG SHU



棉花垛

永远有多远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铁
凝

JIU YUAN CONG SHU



棉花垛
永远有多远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棉花垛/铁凝 著. - 北京: 人民文学出版社, 2006.1
(九元丛书)

ISBN 7-02-005359-9

I. 棉… II. 铁… III. 中篇小说-作品集-
中国-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149097 号

责任编辑:包兰英 装帧设计:柳 泉
责任校对:王 剑 责任印制:张文芳

棉花垛
Mian Hua Duo
铁凝 著

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出 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中国农业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90 千字 开本 800 × 1194 毫米 1/32 印张 3.875 插页 2
2006 年 1 月北京第 1 版 200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-20000

ISBN 7-02-005359-9

定价 9.00 元

出版说明

九元丛书,顾名思义,单本定价九元。

以低廉价位推出丛书,惠及读者,始终是出版业推广好作品的一种手段,也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传统之一。

编辑出版九元丛书,意在承继优良传统,使优秀的文学作品得到更好的普及,在更广大的范围内共享当代文学的精神食粮。

九元丛书第一辑,凡二十种,均为近三十年时间里涌现的优秀中篇小说,故定名“中篇金典”。此后还将有第二辑、第三辑……其他门类的文学作品小辑亦将进入九元丛书的视野。

需要说明的是,还有一些本该纳入丛书第一辑的优秀中篇佳作,因其版权等技术性问题未能解决,而不得不忍痛割爱。对此,我们深表遗憾,并请广大读者见谅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

2005年12月

目 录

棉花垛	1
永远有多远	68

棉花垛

这里的人管棉花叫花。

种花呀。

摘花呀。

拾花呀。

掐花尖、打花杈呀。

.....

这里的花有三种：洋花、笨花和紫花。

洋花是美国种，一朵四大瓣，绒长，适于纺织；笨花是本地种，三瓣，绒短，人们拿它絮被褥，经蹬踹。洋花传来前，笨花也纺织，织出的布粗拉但挺实。现在有了洋花，人们不再拿笨花当正经花，笨花成了种花时的捎带。可人们还种，就像有了洋烟，照样有旱烟。

紫花不是紫，是土黄，和这儿的土地颜色一样。土黄既是本色，就不再染，织出的布叫紫花布。紫花布做出的单衣叫紫花汗褂、紫花裤子，做出的棉袍叫紫花大袄。紫花大袄不怕沾土；冬天，闲人穿起紫花大袄倚住土墙晒太阳，远远看去，墙根儿像没有人；走近，才发现墙面上有眼睛。

五月、六月、七月，花地和大庄稼并存，你不会发现这儿有许多花。直到八月、九月，大庄稼倒了，捆成个子上场，你才会看

见这儿尽是花地，连种了一年花的花主们也像刚觉出花就在身边。花地像大海，三里五乡突起的村落是海中的岛屿。那时花叶红了，花朵白了，遍地白得耀眼。花朵被女人的手从花碗儿里一朵朵托出来，托进倚在肚子上的棉花包。棉花包越来越鼓，女人们你看看我，我看看你，互相笑，彼此都看到了大肚子。一地大肚子，有媳妇的，也有闺女的。媳妇们指着媳妇们的肚子问：“几个月了？还不吃一把酸枣儿。”闺女们扭着脸。

摘花时，花主站在房上喊：“摘花呀，摘花呀！”喊来当块儿的闺女媳妇，摘完，过秤付工钱。

米子和宝聚

米子做媳妇前也凑群摘花，那时米子也有过这雪白的大肚子。后来她不摘了，她嫌摘的多，工钱少。她有理由不摘，她长得好看：明眉大眼，嘴唇鲜红，脸白得不用施粉。她穿紧身小袄，钟一样的肥裤腿，一走一摆一摆。那时肥裤腿时兴，肥到一尺二，正是一幅布宽。一条棉裤要一丈四尺布，但臀部包得紧。这款式不是谁都敢穿。

米子的裤腿越来越肥，走起路来像挟带着春风，把村里男人、女人的眼都摆得直勾勾的。男人心动，女人嫉妒。可她不再摘花。遇到谁家摘花时，花主站在房上一迭声地喊，米子也不出来。摘花人走过米子家的土院墙，就撺掇年轻的花主喊米子。花主不喊，花主自知米子不出门的缘故。

米子不种花，不摘花，可家里也有花。里屋的炕头上，油黑的墙旮旯里，她常有一小堆。花被一张印花包袱盖严。米子不

愿人看到她的花，她自知那花色杂，来路不正，可它来得易。花碗儿不再刺她的手，她愿意男人看见她的手嫩。

米子和爹两人过日子。她爹叫宝聚，摆糖摊儿、卖煤油，晚上“摇会儿”。黄昏了，宝聚推出小平车，点起四方四正的罩子灯。车上摆着脆枣、糖球、山里红、花生、烟卷，鸣锣开张。“摇会儿”的锣叫糖锣，响铜做成，有碗口大，敲起来比大锣高亢，比戏台上的小锣暗哑：啜、啜啜，啜、啜啜！

宝聚敲开百舍的夜，这村叫百舍。

敲阵糖锣，宝聚念诵出口成章的口诀：

抽抽签，摇摇会儿，
哪年不摇两亩地儿。

赢的东西不算少，
哪能见好就要跑。

……

“摇会儿”的车子被紫花大袄围严，人往车上扔铜子毛票，拿起宝聚的竹签筒，啍啍摇。开会儿了，宝聚对照你摇出的会儿底，该给烟的给烟，该给糖球的给糖球。烟不强，就“双刀”和“大孩儿”；糖球花色多，有红有黄有绿，一个色儿一个味儿，扭着螺丝转儿，像蚕茧大。

宝聚是个细高挑儿，公鸭嗓。先前他在村里唱本地秧歌，演青衣、花衫，唱时调门高，尾音拖得长。看家戏是“劝九红”，他演九红。九红被贪财的父亲劝，要九红嫁给一个财主老头儿。九红不听劝，和爹讲理，唱着“躁板”：“有九红坐在了正房儿上，禀

老父听女儿细说端详……”振振有词地诉说这门亲事的不般配，批判父亲的贪财思想。扮父亲的演员比宝聚矮，穿着紫花布做的偏领员外衣，下摆拖着地。嘴上没有髯口，用酒泡松香沾几朵洋花瓣。九红梳着大头，榆皮贴鬓，但行头含糊：裙、袄都是白布染成，水袖打挺儿，甩不起来。可宝聚有嗓子。

九红的哭诉、批判没有感动爹爹，却感动了台下邻村一个闺女，生是嫁给了地无一垄的宝聚。过门后夫妻恩爱，生了米子，那闺女却得了产后风，死了。如今人们听见宝聚的呐喊，如同听到了九红在爹面前的哭诉。

宝聚“摇会儿”收铜子、毛票，也收花。他收的花和米子的花一样不整状。米子不让宝聚的花归里屋，宝聚就把这花笼统地倒在外屋水瓮旁。那儿潮，卖时压秤。

米子和明喜

洋花的成色好，使花主们更看重花。三伏天缺水，花主扔下大庄稼不管，净浇花地。井水浸着干渴的土垄沟，土垄沟渗水，水头像是不动弹。可水在流，流进花地，漫过花畦，花打起精神，叶子像张开的巴掌。花桃湛绿，硬邦邦打着浇花人的小腿。

花主明喜在看水。明喜躺在花叶下睡，花搭搭的阴影在他光着的胸脯上晃。明喜不真睡，他估摸着水势，畦满了，便从花叶下蹿起来，改过畦口，再躺下。他浇得水大，浇得仔细。明喜最惦记他的花地，他盼花地今年比往年好，他盼大庄稼快倒了。那时他就会有一个看花的窝棚，那时他就从媳妇炕上卷起一套新被褥来花地看花。明喜愿意看花，虽然看花要离开媳妇，媳妇

又是新娶的。可媳妇知道这花地的娇贵，知道这事不能拦，索性就不拦，还把新被褥给明喜准备出来。新被褥是娘家的陪送，洋花纺线，鬼子绿、鬼子紫、煮青和槐米染线，四蓬绉织布。

明喜要看花了，媳妇总是和明喜恩爱着一夜不睡，就像明喜要出征、要远行，要遇到不测风云，那不测风云就是窝棚里的事。她知道现在丈夫对她的热情都是提前给予她的歉意。明喜和媳妇高兴一阵，翻个身，叹口气，像在说：看花，祖辈传下来的，我又不能不去。要看花，莫非还能不搭窝棚，还能不抱被褥，还能不离开你，还能……他不再想，仿佛不想就不再有下文。

明喜八月抱走被褥，十月才抱回家。那时媳妇看看手下这套让人揉搓了两个月的被褥，想着发生在褥子上面、被子底下的事，不嫌寒碜，便埋头拆洗，拆洗干净等明年。

谁都知道米子钻窝棚挣花，也不稀罕。这事也不光米子，不光本地人。还有外路人，外路女人三五结伴来到百舍，找好下处，昼伏夜出。

花主们都有这么个半阴半阳含在花地里的窝棚。搭时，先在地上埋好桩子，桩子上绑竹弓，再搭上箔子、草苫，四周戳起谷草，培好土。里面铺上新草、新席和被褥。这窝棚远看不高不大，进去才觉出是个别有洞天：几个人能盘腿说话，防雨、防风、防霜。

花主们早早把窝棚搭起来，直到霜降以后满街喊拾花时，还拖着不拆。拖一天是一天，多一夜是一夜。就是宝聚用糖锣敲醒的那种夜。

宝聚用糖锣宣布了夜的开始，旷野里也有了糖锣声。旷野里的糖锣比宝聚的糖锣打出的花点多，但更暗哑，像是带着夜这

个不能公开的隐私在花地里游走。糖锣提醒你,提醒你对这夜的注意;糖锣又打扰着你,分明打扰了你的夜。它让你焦急让你心跳,你就盼望窝棚不再空旷。

在旷野敲糖锣的人叫“糖担儿”,但他们不挑担儿,只扛一只柳编大篮,篮子系儿上绑个泡子灯。篮里也摆着宝聚车上的货,烟比宝聚的好,除了“双刀”、“大孩儿”,还有“哈德门”、“白炮台”。他们用好烟、大梨给窝棚“雪里送炭”,他们知道,窝棚里的人在高兴中要“打茶围”。

有个糖担儿每天都光临明喜的窝棚,明喜的窝棚里每天都有米子。糖担儿来了,挑帘就进。那帘子叫草苫儿,厚重也隔音,人若不挑开,并不知里面有举动。糖担儿挑开了明喜的草苫儿,泡子灯把窝棚里照得赤裸裸。明喜在被窝里骂:“狗日的,早不来晚不来。”他用被角紧捂米子。米子说:“不用捂我,给他个热闹看,吃他的梨不给他花。”糖担儿掀掀被角,确信这副溜溜的光肩膀是米子的,便说:“敞开儿吃,哪儿赚不了俩梨。”他把一个凉梨就势滚入米子和明喜的热被窝。明喜说:“别他妈闹了,凉森森的。”米子说:“让他闹。你敢再扔俩进来?”糖担儿果然又扔去两个,这次不是扔,是用手攥着往被窝里送。送进俩凉梨,就势摸一把长在米子胸口上的那俩热梨,热咕嘟。米子不恼,光吃笑。明喜恼了,坐起来去揪糖担儿的紫花大袄。米子说:“算了,饶了他吧,叫他给你盒好烟。”明喜说:“一盒好烟,就能沾这么大的便宜?”米子说:“那就让他给你两盒。”明喜不再说话。明喜老实,心想两盒烟也值二斤花,这糖担儿顶着霜天串花地也不易,算了。哪知米子不干,冷不丁从被窝里蹿出来,露出半截光身子,劈手就从糖担儿篮子里拿。糖担儿说:“哎哎,看这事儿,

这不成了砸明火。”米子说：“就该砸你，叫你动手动脚，腊月生的。”说着，抓起两盒“白炮台”就往被窝里掖。糖担儿伸手抢，米子早蹿到被窝底，明喜就势把被窝口一摞，糖担儿眼前没了米子。糖担儿想，你抢走我两盒“白炮台”，我看见了你的俩饽饽^①，不赔不赚。谁让你自顾往外蹿。我没有花地，没有窝棚，不比明喜。看看也算开了眼。

明喜见糖担儿不再动手动脚，说：“算了，天也不早了，你也该转悠转悠了。我这儿就有几把笨花，拿去吧。”明喜伸手从窝棚边上够过一小团笨花，交给糖担儿。糖担儿在手里掂掂分量、看看成色说：“现时笨花没人要。还沾着烂花叶，留给你媳妇絮被褥吧。”明喜说：“算了，别来这一套了，我不信二斤笨花值不了仨梨两盒烟。”糖担儿不再卖关子，接过花摞进篮子，冲着被窝底说：“米子，我走了，别想我想得睡不着。赶明儿我再来看你。”明喜说：“还不快走。”糖担儿这才拱起草苫儿，投入满是星斗的霜天里。明喜披上衣服跟出来，他看见糖担儿的灯顺着干垄沟在飘。看看远处，远处也有灯在飘。他想起老人说的灯笼鬼儿，他活了二十年还从来没见过灯笼鬼儿什么样。可老人们都说见过，说那东西专在花地里跑。

糖担儿用糖锣敲着花点，嘴里唱着“叹五更”。

明喜见糖担儿已经走远，钻回窝棚。米子在被窝里蹿着。明喜掀开被窝对着里面说：“米子，出来吧，糖担儿走了。”米子不出来，只伸出一条白胳膊拽明喜，让明喜也蹿到被窝底。明喜先把腿伸进被窝，摸黑儿在枕头上坐一会儿，然后褪下大袄向下一

^① 饽饽：乳房。

溜，也溜到被窝底。米子早用头顶住了他的小肚子，顶得明喜想笑。明喜把米子推开，米子打个挺儿舒展开身子说：“你顶我还不行。”明喜不说话，也用头去顶米子。米子说：“扎死我。”说着扎，她捶着明喜的背，搂着明喜的脖子。明喜的脸贴着米子的身子一愣：我操！敢情米子的身上这么光滑，我怎么这会儿才知道。明喜觉着自己的手糙、脸糙、身上也糙，米子生是和明喜的糙身子滚……

两人觉出身上冷才知道被窝散了许久。明喜歪起身子掖被窝，米子说：“我该走了，也省了你左掖右掖了。”明喜说：“这就走？”米子说：“你也乏了，睡吧。”明喜说：“看你说的，别把我看扁了。”米子说：“扁不扁的吧，莫非你听不见你的呼噜？”明喜不说话了。米子早已摸黑穿好了棉裤棉袄，又摸到自己的鞋，跪在明喜身边说：“你睡吧，我走了。”

明喜躺着不动，只说：“外边有洋花，干草挡着哩，你自己抓吧。哎，可不许你再到别处串了，干草底下的花你尽着抓。你听见没有？”

米子答应一声，从窝棚顶上拽下她掖在那儿的空包袱皮，拱开了草苫儿。明喜听见她在掀干草抓花。

米子把明喜捂在干草底下的洋花尽摁入包袱，系上包袱便松心地蹲在花垄里撒尿。尿滋在干花叶上豁唧唧地响，明喜被这响声惊醒，知道米子还没走，披上大袄拱出窝棚两步迈到米子跟前。米子从花垄里站起来挽腰系裤说：“又起来干什么？”明喜说：“我还得嘱咐你一句，你听了别烦。可不许你再往别处去了，快回家吧。”米子说：“我不是答应过了！”明喜说：“我没听见。”米子说：“那是你没听见。”米子把一包捶布石大小的棉花抡上了

肩，她觉得，明喜留给她的花还真有些分量哩。

米子望望四周，糖担儿的泡子灯又跳出了一个窝棚，糖锣打着花点。她迈过几条花垄，跨进一条干垄沟。明喜盯着米子的背影，看见米子并没有朝村里走。米子只朝村里走了一小截就斜着拐了回来。明喜想，说话不算数，还钻。赶明儿看我还给你留好花。

赶明儿米子来了。明喜问：“怎么总是说话不算话，不是说回村么？”米子说：“是回村了。”明喜说：“得了吧，别哄我了，走了一小截就往回拐。又串了几处？”米子说：“你愿意听？”明喜说：“不。”米子说：“不愿意听还问。”明喜说：“问是得问，不问问还能给你留好花？”米子说：“就那几把洋花，也有脸说。你别给我留了，你娶了我吧。娶了我，就不要你的花了，还让你敞开儿打我。”

国

国跟他爹来百舍赶集买花，国他爹开花坊。这年国十二，头上留着“瓦片儿”。

花市设在茂盛店里。茂盛店临街，三间土坯房，房前常年搭着罩棚。棚下设两张白茬儿长桌，赶集的、住店的在棚下吃豆芽焖饼、喝糊汤。有个卖咸驴肉的在棚下操刀卖肉，有人买了肉，借茂盛的盘子盛，还找茂盛要醋蒜。茂盛不用徒弟，自己掌勺自己跑堂。

茂盛店面狭窄，后院宽敞，一带土坯院墙圈起两亩大的院子。院里常年滚着牛马粪，人和牛马把墙的边边缘缘蹭得溜光。

贴墙几棵老椿树让牲口啃光了皮，可树照样疯长，瘦高。这里晚上留宿过往车马，白天清静，只在逢五排十大集时才热闹——花市占着。外地开花坊的在这儿收花，给茂盛好处。

国他爹沿着一溜摊开的花包查看，和卖花的讨价还价。他不急于买进，只等行市。太阳正南时才是收花的好时辰：卖花的都急着回家，放松花价。

国替他爹守着花堆。刚买进两份，花堆还小，堆前横着大秤和杠。国坐在花堆上玩秤砣，提起秤砣往花上扔。秤砣沉入花堆，国就插进胳膊找，找出来再往里扔。他一次比一次扔得高，秤砣一次比一次沉得深。

米子在卖花，穿着藕荷小袄，黑薄棉裤，头上蒙块素白羊肚手巾。米子不蒙花手巾，她觉着花红柳绿反倒贫气。这手巾两头各有一行红字，这头是“祝君早安”；那头是英文老花体的“Good morning”。这儿的人都蒙这种手巾，这儿的人都不深究这两行字的含意。可人们都假装研究米子的手巾。米子知道人们不是看手巾，是看她。

每次米子卖花，宝聚都叫米子连外屋水瓮旁边的花一块儿包走。米子不。她只顾自己，这是体己。外屋的留给宝聚卖，那才是她和爹的缠缴^①。哪怕缠缴不够时米子再往外拿，她也要攒体己。她钻窝棚也想着以后，她要寻人，她要生儿育女，她不愿意只带着一张穷嘴走。

宝聚的花包小，在花市尽头。

国他爹从米子跟前走了好几趟，不看米子的花包，也不看米

^① 缠缴：生活费用。

子的手巾。米子拿眼瞟他，心想：充什么大尾巴牲口，你不就是开花坊的。你那小算盘我知道，左不是耗人呗。

米子看见国他爹在远处抓挠着卖主的花和卖主杀价，知道他杀价杀得狠。可等钱用的卖主还是扛起花包跟着国他爹走。

也不知转了多少趟，米子到底憋不住叫住了国他爹。米子说：“哎，我说买花的，怎么光走，也不怕把鞋底子磨出窟窿呀。”国他爹站住，说：“你的花我收过，被伤^①。”米子说：“谁被伤？”国他爹说：“开花坊的被伤，买主被伤。”米子说：“怎么被伤？”国他爹笑笑，又走了。米子觉出有点讪。她想着等这个汉们再过来怎么对付。她觉着太阳走得很慢，日子过得很慢。

国他爹又过来了，这次米子不再叫他，倒把脸狠狠一扭，一行“Good morning”正对准国他爹的眼。国他爹觉出了眼前这行字。他头上也有一块这样的羊肚手巾，却从未觉出手巾上有字，可眼前有字。他捉摸这行字像什么，像蚰蜒，他想。像蚰蜒爬。

像长虫吧。

像蚰蜒。

米子知道买主在看她的背影，腾地转过来说：“转够了，转饿了，咱俩到前头吃焖饼喝糊汤去，我掏钱还不行。”

米子一句话把国他爹说红了脸，不知是因为私看了米子的手巾还是米子说要请他吃焖饼。他打算站住，打算和米子认真点。可他一时叫米子的话给说闷了，寻思一阵，伸出胳膊就到米子花包里抓花。米子说：“哎、哎，放下放下，不卖不卖。”国他爹把弓下的腰又直了起来，把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，不敢正眼看米

^① 被伤：不划算。

子,说:“不卖撂这儿做什么,撂这儿就能看。”米子说:“递说你不卖就是不卖。”国他爹说:“莫非你的花和别人的花两样?”米子说:“还三样哪。”国他爹说:“四样我也得看看。”

他看了一眼米子,米子正拿眼睛直勾勾地盯他。可她一恼怒,像受了谁的屈。国他爹心里说:敢情你早盯了我半天。莫非我说话说走了嘴?我说的两样不是那个意思,你分明是多了心,才“三样”“四样”地拿话点我。花,也来之不易,我收了吧。国他爹又去抓花,米子说:“怎么还抓?”国他爹收住手,拍拍说:“我要了。”米子说:“你要,还有个我卖不卖呢。就不兴不卖?”国他爹说:“出个大价还不行?”米子说:“纵然给匹金马驹也妄想扛走。”国他爹说:“怎么这宗买卖越说越远?”米子说:“刚知道?”国他爹猜不透米子的心思,干吃米子的话头,也讷了。他看了米子一会儿,看不出什么,心想走吧。

国他爹刚走,米子却说:“你回来。”国他爹站住了,说:“还有事儿?”米子说:“怎么不扛你的花?”国他爹说:“不是说不卖?这死说活说。”米子说:“不卖花谁在这儿站着,站得都腿酸。”国他爹说:“扛过来吧。”米子说:“还没出价呢。”国他爹撩起大袄,拽住米子的手,把两人的手捂住说:“这整,这零儿。”这里买花、买牲口有唱码成交的,也有拉手成交的。国他爹拽米子的手不算过分,可他拽住了米子的手。米子想想这价倒不算小,嘴里却说:“就算白扔给你吧。”国他爹说:“还不快扛过来。”米子说:“让谁扛?”国他爹说:“你扛。”米子说:“扛不动。”国他爹看看米子,扛起了米子的花包。

卖主们都在笑这宗买卖。

国他爹扛着米子的花包走,排列在地上的花包拍打着他的